

林烁 散文作品

## 生命三题



插图：夏立新

## 拉石磨的驴

石磨是从乡下最常见的玩意儿，用于把米、麦、豆等粮食加工成粉、浆。磨是平面的两层，两层的结合处都有纹理，粮食从上方的孔进入两层中间，沿着纹理向外运移，在滚动过两层之间时被磨碎，形成粉末。

石磨的动力可以是人力或畜力，如果是畜力的话，人一般会选驴。出于对驴的爱护，防止把驴的脖子磨破，要给驴脖子套上一个装满麦秸的细长、软的布袋儿，再用一块黑色不透光的破布蒙在驴的眼睛上，这也是为了防止驴偷吃，还防止它转磨。

我从小经常看驴拉磨，看它们被蒙上眼睛，踢着蹄子往前走，一圈又一圈。那些黏稠的浆汁从石磨的缝隙中不断流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那有点儿像驴的眼泪。

许是太多愁善感了，我有时候也会闭着眼睛往前走，刚开始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走出十来步，对前面未知的惶恐就牢牢地攫住了我。我开始心慌，脚下的步伐开始凌乱，甚至不敢向前迈去。那时，我总会惶惶地睁开双眼，直到阳光重新进入我的瞳孔，心跳才慢慢平复下来。我根本不能想象，那些被蒙住眼睛的驴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往前走的，一圈又一圈，好像永无止境。它会不会惧怕前面是无尽的深渊？

我曾经跟奶奶说过我的想法，奶奶笑我傻，说它不过是一头驴而已，哪里

会想那么多？它们生来就是要拉磨的，千百年来早就习惯了。奶奶还把我的想法跟家里人说了一遍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，没事儿就拿这个逗我：“咱们家乖宝可真是心善！连驴都心疼呢！”

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只有一种被亲近的人出卖了的感觉，有些恼羞成怒，却不知如何反驳，只能自己在心里怄气，不发一言。每当家里用驴拉磨的时候，我总是跑出去玩，找借口不回家，以此来逃避这样的场景。我慢慢长大，逐渐读书明理，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心软，明白了世间万物皆有情感。我再次凝望着家里那头老驴湿润而又乌黑圆溜的眼睛，莫名在其中看见了许多情愫。它会刨着蹄子、打着响鼻表露它的悲喜，也会摆摆尾巴驱赶着蚊蝇。

我长大后，养鸟从不把鸟关在笼子里，有几只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，也有几只认得了我，从此只在我手上停留。有人嘲笑我这样的养鸟方式，可惜了那些飞走的鸟，我却不以为然。小时候，那头蒙住眼睛转圈拉磨而最终老死的驴一直徘徊在我心底，我知道生命应该有其自由的方式，而不是成为牢笼里孤独的剪影。

## 堤坝上的芒草

夏末是芒草开花的季节，淡粉色的一片片，开满了整个堤坝。一阵风吹过，“哗啦啦”的草叶摩擦声响起，粉红色的花海波浪涌动，那么浪漫，让人

心旷神怡。这时候，堤坝上总会吸引来一大群人观赏。虽然是随处可见的芒草，但是这样大规模的一片，终究是难得一见的景象。

芒草的生长可真是随意，对土壤几乎没有任何要求，只要有土有水，就可以长成一大大片，生机勃勃。它任人采摘。孩子们一抓就是一大把，把它的花当成飞絮撒向天空，看花絮飘飘扬扬；又把它的花茎编成小动物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芒草似乎没有稀疏的时候，它似乎天生就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。你越采它越多，你越折它越高。

每次我骑着车路过这里，看这些芒草生长在乱石嶙峋的斜坡上摇曳，总觉得它们在风中似乎有一种自由的味道。那一根细细的小秆子支撑着粉红色、散乱的花穗直往黄土散乱的地上一扎，可是又一次次地挺直腰杆，迎向每一阵风的方向。那么单薄的生命，固然是孤苦的，可是若有自由的灵魂，又何惧风霜雨雪？

有时候写作累了，我就喜欢走到堤坝上散散心，看看这一片茫茫的芒草。这时候打开双手，迎风而立，从堤坝上方往下望，可以感觉到风鼓动起衣服，风衣猎猎作响，整个人飘飘欲仙，好像升腾在一片粉红色的仙境。此时，我总会幻想，或许今生也正如芒草一样，曾经努力破开土壤，也曾经以飘零之身盛放，终究只愿顽强不息，年年成长。

我也曾经想过把芒草移植到花盆里，把这种美留给自己欣赏。可是当我想把它的根挖出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它的根深深深地扎进了土壤。这不禁让我触动，或许它并不想离开这个自由自在的地方，而成为花盆里的景观。这里固然有摧花的辣手，也有冬天的风霜，可是当自然的雨露铺天盖地地落下，生命的自由也在这里得到了升华。它们有顽强而蓬勃的生命，足以抵抗外界的一切艰难险阻，而我只是一个多余的人，出于自己的私心，想要夺取它们自由的光环。

因此，我只是日复一日地在堤坝的周围欣赏着芒草，哪怕粉红色的花已经凋零了，只剩下略微枯黄的茎秆，原来观赏的游人也不剩几个，但我知道它们明年依然会茁壮生长。春风一到，又是人间好景象。

## 秋日落叶的树

秋日里阳光尚且温和时，树木已经开始落叶，一片片，一层层，铺满了地面，或是金灿灿的，或是风干后变成

枯黄的，随风翻卷着。秋天的落叶昭示着秋天的开始，伴着空中划出优美弧线的精灵的脚步，秋天就这样来了。

小时候就常听说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每次听到这句话时，我都佩服松柏耐寒的本性，佩服它们傲视严寒，岿然不动的气节。小小的我也经常在想，为什么其他的植物不能像松柏那样，放弃盛夏的繁荫来换取暂时的苟且？那时候我认定它们不够勇敢，不能与寒风相撞，不能与大雪相抗，终究是不够强大的，才会败于北风之中，保留不住自己的骄傲。更立志自己绝不能像这些落叶的树一样，步步退让，丢盔弃甲。

然而我渐渐长大，在生物课上听到了科学的说法：冬天的树木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，保证树木有足够的水分过冬，保存能量，需要采取一定的对策，而树木主要的蒸腾途径就靠树叶的气孔来进行，因此树叶落了就可以减少蒸腾量。这是树木的一种生存对策，是在长期进化中发展出来的适应大自然的规律，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这无关懦弱与否，或许更有关生存的智慧。面对一件事情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，或许个性强硬的人会选择迎难而上、奋力抵抗；而性格平和的人会选择巧妙避开、迂回前行。

滚烫的生活也教会了我这个道理——有些事情并不是不愿意抗争，而是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，如果能暂时避开锋芒，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这世上总有强大而勇敢的人，他们持刀向前走，锋利的刀能斩破一切阴霾；可这世上也总有渺小而平凡的人们，就像树选择落叶一样，愿意放弃一时的繁茂来换取严冬的平安，来年春天重新发芽生长、夏天依旧绿荫浓浓，同样也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坚强。我们当然会羡慕岁寒三友的气节和傲骨，但是我们也有自己打不断的脊梁！

当我重新看秋天的落叶时，我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温柔和理解。在我眼中，它们就像翩翩飞舞的蝴蝶一样美丽。一棵树在秋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它一定有能力面对未来的寒冬，既然有断臂再生的勇气，自然不会畏惧前面的风霜雨雪。

捡一片落叶，在阳光下看着它清晰的叶脉，虽然已经干枯，但我总觉得它涌动着生命的气息。我的心固然向往雪域高原、崇山峻岭里傲然挺立的松柏，但我脚下立足的，才是我真正的心灵沃土……

(原刊于《辽河》2024年第8期)

## 逐浪辽河（组诗）

刘荻莎

## 窗外的花

一团氤氲娇艳的朱磬  
隔着玻璃  
羞答答地丰润着清白的午后  
右边的那朵  
肯定是笔尖沾了重彩，又提了色  
她的枝叶与远处的青山染成一片  
就这么洗尽人间铅华地开着  
在轻柔的七月里  
在国画山水的写意间  
在滴滴余欢的离人泪下

## 雨中花

沿着雨珠滑落下来的  
是一生的开合  
层层粉嫩挂着盈盈的瓣  
完成了最后的美  
我，嗅着你的清香，看着你飘飞  
嘴角露出笑意  
还好，那瞬间的韶华已定格  
永远在幽幽的青翠里  
软着一个人心

## 茉莉

斑斑驳驳 影影绰绰 幽幽暗暗  
纱帘把七瓣淡淡的白  
晃得缥缈起来  
至此 未了的情 未起的风  
都香甜了

## 画框

不，这里没有百花  
只有单调的野菊  
蓬勃的色彩，绝世而独立

那来自花间无比缥缈的云  
盈盈地，沾住我的衣襟  
顺着风的轻波  
连同我眉间的笑，飞扬

蝶看我时很近，我看蝶时已远  
无那，便在这远远近近中  
简单如指上的彩环，美而易碎  
天空的上方是天空  
道路前面是道路  
那等在季节里的纯粹  
如天光乍破的云，涉云而过  
仰首是夏，俯首是秋  
那么，我只能是我  
在湛蓝下站立

## 逐浪辽河

那一抹红的赤诚，积蓄了一夏  
从古渡漫开，徐徐  
顺着河水奔涌  
你不语，是的，一次浓艳的邂逅  
就不曾再语  
却将浪花流进我心里

从年少漫过年老，只有一河宽  
从梦回到走远，却走了一河长

波光粼粼，倒影重重  
歌声中的故乡  
此生多清凉，此身越重洋

一卷烟水一片山，轻轻飘落在指尖  
借问江湖与河水  
在季节的风口里，几百次的回眸  
才算是纵情

## 我要

我还是没找到  
涂画青藤最美的颜料  
我还是没有听清  
用心跳谱写花开的旋律

我还是没有看真，市井胡同里  
薄雾后的辽阔

轻纱漫卷  
我要擦拨起心头的缭绕  
婷婷袅袅  
我要，把那长长的水袖随着馨香  
从天并轻抛到天界  
我要鲜妍  
我要四月的天  
我要涅槃

我要，我的时光，我的岁月  
在你飘动的灵光里  
融入无法遗忘的回忆

回首翘望，借着风  
在翅膀离开的云端  
绽放玫瑰般的美丽

我要，我经年所有的欢愉  
倾泻瓣瓣花香  
而你，悄悄为我打开  
那盒暖暖的月光  
让如水的夜色，为我透明

## 流动的乐章

陈慧明

太阳初升，我沿着湖边的小径散步。薄雾如轻纱，在湖面上翻滚，如云，又在不经意间轻轻飘散，宛如一位舞者，在无声的音乐中轻盈地舞蹈。随着太阳逐渐升高，雾如同轻柔的风，在湖面和山间穿梭、游走，它轻轻地缠绕在山腰，又缓缓地随湖面升起，在这片山水间优哉游哉。我沉醉在梦幻的动态画卷之中，深切地感受到世间万物的流动之美。

前段时间，我还见过另一种惊心动魄的美。那天，我站在黄果树瀑布的观景台上，看着瀑布从悬崖顶端自然垂落，水珠互相追逐，像跳着一场如梦如幻的水之舞。瀑布的下段，水流陡然变得汹涌澎湃，激起千堆雪花般的浪，最终以雷霆万钧之势，砸向下方的水潭，发出战鼓擂动般的声响。“瀑布喷于豪情激，千滴银珠织戏舞”。瀑布冲击着崖壁，而我在大自然那不加雕饰的流动中伫立。

每年的非洲动物大迁徙也会把美

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广袤的原野中，角马首当其冲，一字排开，步伐坚定有力，蹄子踏在草原上发出沉稳的声响，尘土飞扬；斑马低头啃食草叶，偶尔抬头观望，耳朵灵敏地转动，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；羚羊群踏着轻盈的步伐，如同在草原上舞动，优雅而迅速。在行进的间隙，它们会集体卧倒，稍作休息，偶尔低声嘶鸣。它们的奔跑、跳跃和前行，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与流动。

同样演绎着流动之美的，还有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。旋律在不同乐器间穿梭递进。弦乐组敲响了命运的钟声——木管和铜管进行着细腻的变奏和模仿；长笛清澈高亢，与法国号的浑厚、温暖相互交织。接着乐队齐声合奏，将音乐的力量推向极致，如同命运的洪流，展现出了乐曲强大的流动性与内在的张力。

流动有铿锵之势，也有温婉之韵。我在阅读《汉字书法之美》时，就曾被《兰亭序》中的笔法所折服。王羲之运用了圆转与方折的笔法，使字形既流畅又富有变化。如“水”“云”等字的转折处，既有圆润流畅的过渡，也有干脆利落的方折。这种变换使得整幅作品有行云流水般的顺畅，体现了书法的韵律之美。

无论是自然界的壮丽景观，还是艺术领域的灵动表达，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述说着流动与永恒的故事。我们在一幕幕流动的风景中漫游，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美，寻觅那份深植于内心的宁静与美好。

## 秋的遐想

单克锋

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  
成熟的果子在枝头微笑  
落叶轻轻起舞

金黄的稻田波浪起伏  
苹果红透傍晚的山坡  
紫葡萄仿佛夜空中最亮的星

风吹来甘甜的香  
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田野中  
老人讲述一年的艰辛与幸福

秋天是色彩的盛宴  
是生命的赞歌  
感恩秋天

## 祖国，我毕生的信仰

林钊勤

在黄河壶口的澎湃里  
炎黄子孙的血脉经久不息  
秦兵马俑的雄风屹立着  
一统天下的王朝

忽必烈弯弓射出的祖国疆域  
雄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 
透过历史的眼眸  
我们铺开画卷，研墨动笔  
画出新时代的梦想

一只云雀一路高歌  
祖国，在我的心田流淌出一条  
源远流长的小河，我高举五星红旗  
仰视祖国

## 聆听

陈玉珍

是谁  
敲响季节紧闭的门扉  
咿咿  
声音那么嘈杂

一截枯木  
失去了  
张望的眼睛  
可它还有  
用来倾听的耳朵  
一只 两只  
那么多的小木耳  
听到了山林的回响

春花秋月  
还在与岁月纠缠  
我却只想  
停下来  
聆听黑色的寂寞  
和寂寞里  
那些动人的声响

